

# 007全集·4

• James Bond • James Bond •

〔英〕伊恩·弗莱明著

- “幻想者”号案件  
——007在英国
- 谍海恋情  
——007在美国
- 爱情与死亡  
——007蜜月之行

○ 北岳文艺出版社



07 · 007

007 · 00

007 全集 · 4

“幻想者”号案件

谍海恋情

爱情与死亡

205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 · 太原

责任编辑：周欣

封面设计：祝开嘉

**007全集(4)**

〔英〕伊恩·弗莱明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11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8.75 字数：400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山东第1次印刷

印数：1—136,000册

\*

ISBN 7—5378—0080—4/1·77

定价：4.60元

# 目 录

---

## “幻想者”号案件——007在英国

### 星期一

- 第 一 章 秘密文书工作…………… ( 1 )
- 第 二 章 铌铁矿王…………… ( 12 )
- 第 三 章 打边器及其他…………… ( 22 )
- 第 四 章 反光器…………… ( 32 )
- 第 五 章 长剑俱乐部的晚餐…………… ( 45 )
- 第 六 章 与陌生人打牌…………… ( 55 )
- 第 七 章 手上的把戏…………… ( 64 )

### 星期二 星期三

- 第 八 章 专线电话…………… ( 73 )
- 第 九 章 挪动位置…………… ( 81 )
- 第 十 章 特工处雇员…………… ( 88 )
- 第 十 一 章 女警察布兰德…………… ( 98 )
- 第 十 二 章 幻想者号…………… ( 107 )
- 第 十 三 章 失算…………… ( 115 )

第十四章	发痒的手指	( 123 )
第十五章	针锋相对	( 130 )
第十六章	金色的一天	( 137 )
第十七章	任意推测	( 148 )

**星期四 星期五**

第十八章	原形毕露	( 157 )
第十九章	失踪的人	( 167 )
第二十章	德拉克斯的杀手铜	( 176 )
第二十一章	说客	( 184 )
第二十二章	潘罗拉的盒子	( 192 )
第二十三章	零下	( 201 )
第二十四章	零点	( 213 )
第二十五章	零上	( 223 )

**谍海恋情——007在美国**

上 篇	( 237 )
中 篇	( 290 )
下 篇	( 313 )

**爱情与死亡——007蜜月之行**

**策 划**

第 一 章	神秘别墅	( 367 )
第 二 章	望日屠夫	( 375 )
第 三 章	苦心栽培	( 384 )

第 四 章	拉开帷幕	( 392 )
第 五 章	阴谋出笼	( 399 )
第 六 章	死刑命令	( 407 )
第 七 章	棋坛高手	( 416 )
第 八 章	妙龄女郎	( 424 )
第 九 章	一项美差	( 431 )
第 十 章	设下陷阱	( 441 )

## 行 动

第 十 一 章	穷极无聊	( 447 )
第 十 二 章	莫名其妙	( 451 )
第 十 三 章	忌日启程	( 459 )
第 十 四 章	异国之旅	( 465 )
第 十 五 章	渔家身世	( 475 )
第 十 六 章	鼠穴潜望	( 484 )
第 十 七 章	部落赴宴	( 492 )
第 十 八 章	触目惊心	( 502 )
第 十 九 章	声东击西	( 512 )
第 二 十 章	坠入爱河	( 519 )
第 二 十 一 章	东方快车	( 528 )
第 二 十 二 章	旗开得胜	( 538 )
第 二 十 三 章	预言应验	( 544 )
第 二 十 四 章	柳暗花明	( 553 )
第 二 十 五 章	纳什上尉	( 560 )
第 二 十 六 章	大祸临头	( 570 )
第 二 十 七 章	铤而走险	( 581 )
第 二 十 八 章	困兽犹斗	( 586 )

# 星期一



## 秘密文书工作

两支38毫米手枪同时开了火。

枪声猛烈撞击在地下室的墙壁上，又被反弹回来，在四堵墙壁之间荡来荡去，最后归于沉寂。詹姆斯·邦德静静地望着满室硝烟的各个角落涌入凡泰克西亚通风扇里。他的掏枪动作和射击动作非常迅速，是一气呵成的，右手上残留着的对这两个连贯动作的回味使他感到自信。他扳下“科尔特”式侦探专用手枪的弹匣，枪口冲着地面，等着穿过昏暗的靶场从二十码开外向他走来的射击教官。

邦德看见射击教官咧开嘴笑着。“我不信，我打中你了。”

射击教官走到他身旁。“我是住进了医院，可你却送了命，先生。”射击教官说道。他一只手拿着一个半身人像靶，另一只手捏着一张明信片大小的偏振胶片。他把胶片递给邦德之后，就和邦德转身走到他们身后的一张桌子旁边。



桌上有一盏罩着绿色灯罩的台灯，还有一把大号放大镜。

邦德抓起放大镜，俯身审视着胶片。这是一张用闪光灯摄下的照片，他右手周围有一团模模糊糊的白色火焰。他小心地把放大镜对准他那黑色上衣的左半边，恰好在心脏正中央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光点。

射击教官一言不发，把那个挺大的白色人像靶放到台灯下边。人像靶的正中有一个三英寸见方的黑色靶心，在靶心下面略微靠右一点的地方，可以看见邦德的枪弹击穿的裂痕。

“击穿了左胃壁，从背上出去了。”射击教官满意地说。他掏出一支铅笔，在人像靶的边上草草演算起加法来。

“赢你二十环，你欠我七先令六便士。”他面无表情地说道。

邦德笑出声来，接着就数出几枚银币，“下星期一把赌注翻一番。”

“我倒是无所谓，”射击教官说，“反正你是赢不了机器的，先生。要是你想加入德沃尔·特洛菲射击赛的代表队，我们就得让38毫米手枪歇一歇，在莱明顿枪上下点儿功夫。那是最近才推出的新产品，装二十二发子弹，这就意味着你可以在规定的八千环中至少赢得七千九百环。你的大多数枪弹必须击中靶心，在你的眼皮下面，那靶心只有一枚先令大小，那一百码开外可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什么德沃尔·特洛菲射击赛，见他妈的鬼，我要的是你的钱。”邦德把弹匣中没有打完的子弹倒在掌心里，和枪一起放在桌子上。

“下星期一再见。同一时间？”

“10点钟就行，先生，”射击教官说着拉下了铁门上的两个把手。他面带微笑，目送着邦德的背影消失在通往地面的陡直的混凝土楼梯上。他很满意邦德的射击技术，不过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告诉邦德他是情报局里最优秀的射手。

只有M有权知道这事，其次是M的首席秘书，他会得到通知，把当天的射击成绩记入邦德的机密记录中。

地下室的大门位于楼梯顶端，门上还装饰着绿色台面呢，邦德推开大门朝电梯间走去。秘密情报局总部就设在摄政公园边上一幢高大的灰色建筑物里面，电梯会把他载到这幢大楼的第九层上去。邦德对自己的射击成绩感到满意，但并不觉得荣耀。他那扣扳机的手指在衣袋里抖动着，脑子里琢磨着怎样才能抓住战胜机器的那一瞬间。那个机器装置是一套复杂的精巧玩意儿，当他站在地上粉笔划出的圆圈里射击时，这套精巧玩意儿能在三秒钟内弹出并收回人像靶，同时用一支装着空弹仓的38毫米手枪向他还击，将一束光线射到他身上，并且飞快地拍摄下来。

电梯门几乎悄无声息地打开了，邦德走了进去。开电梯的工人能嗅出他身上的火药味。他喜欢这种味道，这味道令他回想起当年在军队中的时光。他按下了去九楼的指示键，左臂倚在控制把手上。

要是光线再强一些就好了，邦德心里这样想着。只是M一直坚持，一切射击训练都必须在同样恶劣的条件下通行。暗淡的光线和与射击者对射的靶子是他尽其所能对实际情况的最逼真的复制。“在一块硬纸板上打出漂亮的成绩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这是他为《轻兵器防卫手册》写的一句话序言。

电梯缓缓地停下。邦德下了电梯，走在机关那单调、沉闷的走廊上，进入了这个被拿着文件出出进进的姑娘、忽开忽闭的门和微弱的电话铃声搅得忙忙碌碌的世界。他排遣开所有关于射击的念头，准备应付总部里平凡的一天中的日常事务。

他径直向右手边的最后一扇门走去。这扇门和他经过的其他房门一样没有任何标志，连门牌号码都没有。假如你在九层上有公务要办，而你的办公室又不在这层楼上，会有人过来带你去你要找的房间，等你办完事后又把你送回电梯上。

邦德敲了敲门，站在门口等着。他看着手表，正好是11点。星期一是最恼火的，要把两天来的公文摘要和往来文件统统理一遍。而国外周末都是忙而又忙的时刻。主人外出的公寓遭窃；有人在不利的境遇中被偷偷拍照。混杂在周末公路上大量的车祸伤亡之中，汽车“事故”更是司空见惯，调查也更加马虎。每周例行的来自华盛顿、伊斯坦布尔和东京的文件袋多半已经送到，并且已经分拣出来。它们可让他有事干了。

房门打开了。每天这个时刻，他都会为自己有个漂亮的女秘书感到快活。“早上好，丽尔。”

她那欢迎的微笑中包含着的矜持的热情刹那间降了十度。

“把上衣给我，”她说道，“衣服上的火药味可真呛人。别叫我丽尔，你知道我讨厌别人这么叫我。”

邦德脱下上衣递给她，“在洗礼时被叫做劳埃丽娅·波恩松贝的人，听到自己的小名应当觉得自在。”

她的办公桌安置在小接待室里，邦德站在桌旁看着她把

上衣挂在打开的窗框上。她多多少少尽了一些努力，使这间小小的接待室比一般的办公室多出几分人情味来。

她长得高挑，面色微黑，给人一种含蓄而完整的美感，大战和情报局中的五年生涯又在这种含蓄而完整的美感之上凭添了一丝冷峻。此刻，邦德脑子里又涌现出一个想了无数回的念头：除非她马上结婚，或是找个情人，否则她那冷冰冰的公事公办派头也许会很快变成老处女气，她将加入由那些嫁给职业的女人们组成的浩荡大军。

邦德常常把自己的这个想法摆给她听，而且，他和00处的其他两名成员曾经多次分别对她的贞操发起过猛烈的进攻。她以同样凛然的母性摆布了他们三人（为了拯救他们的自信心，他们私下里把这归结为性冷漠），并且还要在第二天报以他们一点小小的关切和温情，向他们表明这一切都是她的过错，而且她已经原谅了他们。

他们所不知道的是每当他们陷身险恶之境，她总是忧心如焚，而且对他们三人怀有同等的爱心；只是她无意于和一个有可能在下星期就送掉性命的男人产生情感纠葛。秘密情报局内的婚约有如打日工，这可是的确确的事。如果你是个女人，要在情报局之外有什么异姓伙伴可是大大地不容易。相比之下，男人就要便利一些，他们能为自己的风流韵事找到借口。他们若是想在被他们亲切地称作“圈子”的行当里有什么作为的话，婚姻、孩子和家庭就根本无须谈及。但是，对女人而言，情报局之外的艳遇自然而然地使你成为“危险因素”，归根到底，你只能在两种可能中选择一种：要么是从情报局辞职，过正常人的生活；要么就永远做你的国王和国家的后宫嫔妃。

劳埃丽娅·波恩松贝知道是该作出决计的时候了，她的全部本能都在告诉她应该退出来。但是，每一天，女友世界中的戏剧性插曲和浪漫故事都把她更紧地与总部的其他姑娘拴在一起。每一天，都使她感到更难以采取辞职的方式来背叛情报局多年给她造成的父亲般的形象。

同时，她还是整幢大楼中最招人妒忌的姑娘之一，是那些能够接近情报局最深层机密的主任秘书中的一员，其他姑娘在背后把她们称作“珍珠双套”，这种叫法里隐藏着对她们出身背景的讽刺性暗示。在人事处那里，她未来二十年的归宿不过是每年岁末荣誉名单上的一条孤零零的金钱而已，这荣誉名单与授给渔业部、邮政部和妇女协会的官员们的勋章混在一起，她的名字就落在获得勋章的帝国军官们的最后边：“劳埃丽娅·波恩松贝小姐，国防部主任秘书”。

她转身离开窗边，身上穿的是一件桃红底夹白色条纹的衬衣和一条暗蓝色的裙子。

邦德冲着她的灰色眼睛微微一笑，“我只在星期一叫你丽尔，一星期的其他几天叫你波恩松贝小姐，不过我决不会叫你劳埃丽娅。这名字听起来就象是下流打油诗中的什么人物。有信件吗？”

“没有。”她简单地回答了一声，随后，又用略微温和一点的口吻说：“不过，你的办公桌上有一大堆材料。没有急件，只是数量不少。呃，‘粉葡萄’那儿说008已经逃出来了，眼下正在柏林休养。真够绝的！”

邦德飞快地扫了她一眼，“你是什么时候听说的？”

“半小时以前吧。”

邦德推开大办公室的房门，办公室里安放着三张办公

桌。他随手带上房门，走到窗前站下，望着窗外摄政公园里披上了暮春绿色的树林。如此说来，比尔终究还是干成了，他逃了回来。在柏林休养听起来可不太妙，他一定伤得不轻。不过，这会儿也只能等着从大楼里唯一的泄密渠道——女秘书休息室——传出来的消息。负责保密工作的官员们对女秘书休息室的泄密现象有怒难言，只好愤愤地把它叫作“粉葡萄”。

邦德叹了口气，在办公桌前坐下来，随手拉过装着文件夹的公文格。这些文件夹上都印有表示绝密的红色星形符号。0011是怎么搞的？两个月前他就消失在新加坡的“肮脏之地”，打那以后一直是杳无音讯。而他自己——007号特工邦德，情报局里三个获得00代号的特工的头儿——这会儿却坐在舒适的办公室前处理公文，挑逗女秘书。

他耸了耸肩膀，定下心来打开最上面的一只文件夹，这是一张波兰南部和德国东北部地区的详细地图。它的突出点是一条连结华沙和柏林的红曲线，随图还附了一份打字机打出来的长备忘录，标题是“主线：东方通往西方成功的脱逃之路”。

邦德掏出黑色的炮铜烟盒和黑色的龙森打火机，一起摆到桌上。他燃起了一支香烟，这是格罗士威勒街上的莫兰家为他特制的“马斯多尼安”牌香烟，每支香烟的尾部环绕着三条金线。他在铺了座垫的转椅上坐稳了身子，埋下头去读文件。

对于邦德，这是一个典型的平庸之日的开端。一年之中，那种需要动用他的特殊能力的任务只不过出现二、三次而已。其余时间他都在履行一个悠闲的高级文职官员的职责

——上午十点至下午六点的弹性工作时间；多年在机关食堂里吃的午饭；与几个亲密朋友结伴玩牌、或是去克劳克佛德俱乐部消磨掉的夜晚；要么是和三个同样倾心于他的有夫之妇中的一个冷冰冰地造爱；周末就在伦敦附近的俱乐部中挑上一家，玩大赌注的高尔夫球。

他没有法定的节假日，不过除了必要的病假之外，每次执行完任务往往还能请到两周假。他一年能挣一千五百英镑，这是行政机构中负责官员的年薪，除此而外，他每年还有一千镑的免税收入。执行任务的时候，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花公家的钱。如此一来，没有任务的时候他就能靠自己那笔钱过得舒舒服服。

他在国王大街上有一套小巧舒适的公寓，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苏格兰管家——一位被叫做“梅”的宝贝人物，还有一辆1930年出厂的本特利轿车。他把这辆轿车改造了一番，平时又细心地加以保养，所以，只要他愿意，就能让它一小时跑上一百公里。

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些东西上面。到他被人杀死的时候，他的银行存款应当几乎等于零——这就是他的愿望。一旦情绪抑郁，他总是想：也许等不到45岁的规定年限他就会送掉性命的。

到他被自然淘汰出00名单、得到一份总部机关里的职员差使，还要有八年之久。至少还会有八件棘手的任务，也许是十六件，也许是二十四件，还多着呢。

等邦德记完那份关于“主线”的备忘录上的细节，硕大的玻璃烟缸里已经有五个烟头了。他拿起一支红色铅笔，浏览了一下文件封面上的呈阅名单。名单从M开始，接下来是首

席秘书的职务缩写，再下来是十几个以字母和数字标示的代号，写上“7”，然后就把文件丢进标着“送出”字样的公文格。

这时正是中午十二点，邦德从文件堆上拿过第二分文件，打开来一看，文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监听局送来的，标着“仅供参考”几个字，文件的标题是“发报的特征”。

邦德抓起其余的文件，飞快地扫视了一下每份文件的第一页。它们的标题是这样的：

X光探测器——一种探查违禁品的器械。

菲乐朋——日本杀人毒药。

列车上可能的隐匿场所。第二号。德国。

暴力行动方法。第六号。绑架。

通往北京的五号通道。

海参崴。美国“雷神”飞机的照像侦察。

这堆不得不加以消化的奇特的大杂烩丝毫没有使邦德感到吃惊。秘密情报局00处与其他处和情报站的日常活动毫不相干，00处关心的只是背景情况，这些情况对处里的三个人或许会有某些益处。他们是情报局里仅有的三名其职责包括暗杀的特工——他们有可能得到命令去杀人。今天的文件中没有急件，也没有要求他和他的两位同伴采取什么行动，唯一的要求是其余二人回到总部后也应当读一下的文件的编号。这些文件在00处转过一圈之后，就会被送到它们的最终归宿——登记入册。

邦德重新翻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送来的那份文件。

“每个报务员的细微动作将决定他的发报风格，这种风格必然被他那独具特性的‘发报手’昭示出来。这只‘发报



手’，或者说发报信息的个人风格，对那些接受过收报训练的人来说是清晰可辨的。它同样可以被非常敏感的机械装置所把握。例如，1943年，美国监听局依据这一发现追踪到设在智利的一个敌方情报站。这个情报站由一个代号‘彼德罗’的德国青年负责。智利警方包围了这个情报站，但是‘彼德罗’漏网了。一年后，监听专家们准确地发现了一座非法电台的位置，并且可以辨认出发报者正是‘彼德罗’。为了伪装他的‘发报手’，他改成左手发报，不过伪装没有奏效，他被捕获了。”

“北约组织监听研究机构近来正在试验一种‘扰频器’，这种‘扰频器’可以接在发报者的手腕上，目的在于精巧地干扰控制手部肌肉的神经中枢。不过……”

邦德的办公桌上安着三部电话。黑色的是外线电话，绿色的是公务电话，红色的是专线电话，直通M和他的首席秘书。沉寂的房间里响起的正是红色电话那熟悉的鸣叫声。

电话线的那一端是M的首席秘书。

“这会儿能过来吗？”听筒里传来首席秘书亲切的语音。

“M有事？”邦德问了一句。

“不错。”

“能不能给点线索？”

“只是说如果你在他想见你。”

“好吧。”邦德应了一声，搁下话筒。

他穿上上装，告诉秘书要去M那里，不必等他。说完就出了办公室，顺走廊朝电梯走去。

等电梯的时候，他想到以前也曾有过这样的事情：恰在